

踏着忽必烈的足迹

唐文方

乌兰巴托到北京的距离是一千二百四十公里，飞行时间为一小时四十分，一路上想的是忽必烈十三世纪如何在马背上征战，如何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元朝，然而如此伟大浪漫的事业，在飞机上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有些失望，蒙古帝国当年的辉煌，在现代化面前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飞机在北京机场缓缓降落，走进了壮观的现代化三号航站楼，与乌兰巴托相比，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尽管乌兰巴托和北京离得如此之近，但两国在心理上却隔着万重山，当年中国人修长城，是为了抵御蒙古人和其他北方部族的侵略，而如今，蒙古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充满了戒心，长城的作用似乎倒过来了，是蒙古用来抵御中国的屏障。如果蒙古想要以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并受到别人的尊重，恐怕首先应当学会理顺同中国的关系、消除对本国华裔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

然而，此次蒙古之行也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和蒙古的历史关系。刚到蒙古时，我说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忽必烈曾经是中国的皇帝，蒙古人不客气地纠正我，元朝不是中国的朝代，而是蒙古帝国，忽必烈不是中国皇帝，而是蒙古皇帝，你们中国那时候是我们蒙古帝国的属地。

我想起中国知识界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中国在历史上虽然屡遭侵略，但中国文化的强大力量总是将侵略者同化，致使中华文明 5 千年得以继续。而这种观点只能代表中国人看历史的角度，对蒙古人来说，历史完全是另一回事。

其实这种中华文化同化论有一种种族主义的倾向，暗含着其它文化是因为不如中华文化因此才被同化的意思，这不免有些自欺欺人，在蒙古人眼中，明明是蒙古把中国同化了一百多年。换到今天，如果总是以同化来形容汉族与其它民族的历史关系，少数民族是不会

服气的，只有在一个兼容并包的“中国”这个概念下，不同民族才能并存，而不是被同化。

在乌兰巴托买了一幅油画，上面画着蒙古骑兵大军压境不可一世的场面，蒙古人用它来表达曾经的辉煌，中国人看了可能会想到被侵略的耻辱，而我却更愿意把它作为一种提醒，得意时别忘了倒霉的日子，做人不必太嚣张。

2008-6-6